

其法正。范蠡所引兵志外。無更玄者。管氏以教士
三萬人。橫行於天下。此耶。即不出管氏。抑計倪鵬
夷之屬。託為書明道。吳起以後。無此兵論矣。白豎
子毒逐。不知法。韓王孫亦不知道。
又評道。一以貫之。有一神。出奇無窮。可用十三篇。
又可為十三篇。十三而無一。圖之。驥皮之虎。芻之
狗也。子故曰兵本。
梅士亭評。此篇論兵法。而原之于道。歸之于德。渾
渾乎帝者之風。其次一之。一不可二。浸浸乎王者
之盛。豈孫吳權謀之列。篇內道德等語。多同幼
官。彼錯見。刪之不成段。此合見。刪之不成文。皆篇
內精神所注。故兩存之。讀者不妨各會其意。

管子卷第六終

管子卷第七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犬匡第十八 謂以大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

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

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

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

張揚評三匡
及伯形皆後
八追敘者然
其文高古奇
絕幾二平拔
敏仲之逸駕
然者

趙用賢評大
匡等三篇是
當時紀敘之
文

而賤故難

賤臣知棄矣

續按言君知已不肯使傳小

為之傳也

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成亾必

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亾此可以免子之身續按言子固辭傳稱疾不出

君不信我權保子以成亾鮑叔曰子如是不免之

則君不疑必免子之傳矣

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以召忽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

事不廣聞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難事而廣求開安將有國者未可知

也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名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

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

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續按此言三人于齊猶鼎足俱

事一公子則所事者能立若去一人則必不立今已既事糺故知小白必不能立為後管仲曰

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

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

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糺言二子既不能定齊國而

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續按二公子指糺小白也巳以同言定齊必此二人也

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小慮言雖無小智能非

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乖逆於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春廣小智大慮政不相

兼尤不可相兼大飯不及壺殮言雖無小智能非

有小有小其唯聖人乎聖人能有之而不用之也左畫方

右畫員手且不能給而况於心耳目手足各兩而心

政評議
廣開便非

知害伯必矣
足害伯有小
知大慮之
仇也日揣而
不知懼也彼
自不容夷吾

夷吾又孰得而容之哉故小白者夷吾之水也魚之

識水久矣梅士亭評忽以受君命奉

所立為君臣仲以社稷宗廟祭祀為君

臣議論各根天性予以此時受命為傅

非受命寄託仲說較長逮兵後奉紂奔

君臣既定

之死允賢也予故曰仲何不藏身

以有待而幾俾于二公子之聞

得役乎小而不無得御乎大故曰大不踰小出入君子不小知故可大受也天不幸降禍

加殃于齊紂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

也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名忽召忽曰百歲之後

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紂也雖得天

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紂今而奪焉我當

死况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

濟是吾義也名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子紂不改其所

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為臣之義也續按兄古况字後做此言犯命廢紂雖得天下尚不生况定齊社

稷一國之政乎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將義與召忽異

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紂哉言當為宗廟社稷致死不

死於一紂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

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

則齊國不利春通管召二人語應是小白既立請魯殺紂之時忽于此言奪紂死紂何居又

與鮑叔辭傅不相當紀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者代為辭又錯為序也

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

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當何所行管仲曰為

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為君親信不親信則言

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

沈氏新評無二心正盡力以親信

梅士亭評仲教鮑叔以無

管子卷之十 三

二心一也二
心于外蓋亂
之不終仲雖
科之而所事
既定不可更
也仲命有所
剛也

公夫人一
段亦齊公
也

崇水心評賢
智似各成其

姚樞評禍理
錯更奇階

卷之七

齊侯

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
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

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紉無知無知怒公令連
稱管至父成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成公

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
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申桓公

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
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

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
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公薨于

車豎曼曰豎曼齊大夫也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

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危也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

之於昏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
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

構二國之怨恃其多力拉殺魯君故曰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乎禍
理屬焉禍敗之理屬於彭生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桓彭生不

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容忍之然此

卷之七

四

齊侯

張榜評敘得
簡古

不義繩評事
惟駭

穎達評文
更委曲如畫

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也。禍

故曰昏生無醜醜類也。由彭生則彭生力能止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屢反誅屢於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

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燕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劫謂與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傅小白將立之公曰然

張原評鮑叔
知仲也

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為魯害，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紂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乎。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紂也。

言管仲親紂
行施伯亦是

言管仲親紂，紂之不死而况君乎。親尚不死，疏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殺。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為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猶賢於不殺也。

劉勰評此計
詭

朱養和評施
不能料

郭正感評生
臣死臣是定
矣

梅士享評成
行成名等議
召忽見死則
行立而名不
虛生則行喪
而名虛立也

楊慎評上者
匡之志下者
匡之術
朱長春評以

管子 卷七

莊子

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庸猶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也。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也。之。管子之。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強。鮑叔賢。故不能待。待猶擬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東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今既定

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

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子為生臣。忽為死臣。

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

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

者成行。死成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名不兩立。既成生名。不可

又成死名。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

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

之死也。賢其生也。議。更。新。召忽之生。不管仲之生也。賢其死

也。管仲之死。不或曰。明年。集書者。更聞異說。故言或曰。明年。襄公立之。明年也。

管子 卷七

或曰起例信
疑兩存而文
奇正陸離得
此更神大傳
所謂相維太
史公

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

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

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

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

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其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小白

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召

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衆，

若及獨能圖我。績按：及，謂所。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

事。智人作內事，則其朋友不能相合。膠而國乃可圖。

也。膠，交入也。朋友不能相合，則乃命車駕鮑叔御。

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

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乃將下。鮑叔履其

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

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乃行至於邑郊。鮑叔

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鮑叔

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

不忍違老臣故。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

相從，中心實疑。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

二十乘先行，塞道。績按：鮑叔言齊國人疑立君未定，

必不忍殺已。若事不濟，已尚足以塞道而先小白也。

管子卷之七

傷慎評鮑叔
之可仰也大
匡之文文鮑
者

禮記評此書
甚正矣

春通三人同友仲忽必不忍殺叔。故先驅塞道。公子居後。既不得前行。則彼兵不振矣。是以平行入國。而亡恙。倘其反而殺叔。先者死。拒後者可走也。故曰公子猶之免也。是以誓軍令。利則進。不利則後。免公子而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之黨。得及小白。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

梅士享評桓
公設無大慮
管仲終死子
糾可見其生
不苟
宋長春評期
王而勉伯著
書者後曰君
不能大姓以
小見仲王注
云爾
梅士享評必
待桓公許伯
然後仲趨就
相位可見其
相不虛

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既不死。糾空食齊政之祿。而不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必欲令霸王而不已。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我將勉力而求霸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於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

梅士享評桓公欲先修兵管仲欲先厚人所謂人者合諸侯與齊而兼厚者也

朱長春評蕩船事國異人異年異自紀先立以下至後紀事多與傳左故別或曰起例載異也

危 兵後用果可 危

梅士享評鮑叔啟君用夷

兵之。而兵事且可藏。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

兵自強。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

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別本

未盡。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又告管仲曰欲繕

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公與宋夫人飲

船中。宋夫人。左傳作蔡。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

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

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

諸侯與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宋受而嫁之。蔡侯。左傳作蔡人嫁之。非宋嫁也。

蔡也。事見魯僖公三年。乃齊桓公二十九年也。案齊

桓踐位之二年。宋從齊伐魯。三年。宋再伐魯。四年。宋

有宋萬之難。而閔公弑。五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冬。會于柯。始及魯平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六年。春。齊

率陳曹以伐宋。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

還。自此征伐會盟。魯宋無不共命。安得有柯未會之

先。齊伐宋而魯救。柯既會之後。宋公怒歸告管仲曰。

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

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

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故曰奪人用。士所勸。外犯

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為外亂之本也。為義之士不入齊國。

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

君為不義。故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

吾之言此篇
此三見故知
桓公之伯始
終成之者鮑
叔也

季必評翠沫
映人

趙用賢評義
士歸方可強

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後之

後謂過常也謂重其

賦公乃遂用以勇授祿上勇則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

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

智多誨智多則可姑少胥其自及也鮑胥待也待其鮑自能及道

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亾乎管仲曰未也國中

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為則未至亂可待君自及

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佐

既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犯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裝領而刎頸者

不絕裝謂擊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

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

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為害也

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為義

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若亂亾立至故可患也

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修兵

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隣於是其救宋

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

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

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與師伐魯造於長

勺魯莊公與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

管子卷之七 十一 七齊後反

朱長春評春秋之師未有加二千乘者也其虛言耶

謂濟評以小與御多兵非

何俊良評設慮遠則

何俊良評設慮遠則

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安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

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

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

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于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

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

曰以小兵而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散。諸侯設備。數見

故設吾人設詐。詐以繼之則國欲無危得已乎。績按言

多齊發小兵以服之內外俱失而國危矣詐一本作誑。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

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更立國界魯請比於關內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

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服請從服於齊俱其徵求比於齊之關內。桓公

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

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止而不盟也。請去

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

忌於君君如是以致可。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

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

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

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

劔之為人也。劔一作沫下同。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

十二

中正評劫壇
事殊異

取信桓公不聽果與之遇。春遊曹沫劫壇之事。兩傳不載。七國始言之。或好事

也。此以抽劍屬公。更左冠裳之侯。賊為刺客。自昔未

之有聞。又安在秉禮周公之胤。且會盟之役。禮擯贊

揖讓登壇。劍于何懷。有是乎未敢信也。曰請不帶劍。

又所未敢信也。乘車之會。自桓公成伯始。往未之有。

以兵臨交惡而盟。無故一旦去。莊公自懷劍。曹劌亦

劍。示疑矣。禍之不信。而誰欺。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

無不死而已。左樞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

君前。左手舉劍。將樞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

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拔劍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改先者之

所圖。今不當。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桓公許諾以

有進狂也。汶為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圍辟

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師。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朱

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

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今宋伐

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

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先之。則諸

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無辭以

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

乘長春評大
匡志匡君以
匡天下為功
初敘五年。咄
諫自用之弊
一用仲而伯
成以此分兩
處應揚而大
慮則事多舛
而仲功亦恭
華矣

程敏政評不
就兵是至書

悔王享評以
節節收拾
人心看他施
為真有包籠
一世規模

朱養純評又
囑以行夷吾
之言是成
世處

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

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

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桓公

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危而令

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君

受而封之受杞告命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

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

朱果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予車百乘甲一千謂

也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桓公築

夷儀以封之夷儀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

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桓公且封之隰朋

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亾者絕以小小國之亾

不當今君斲封亾國國盡若何國之車盡於封亡國

小言國小故云封亾而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

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

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

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

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管仲對曰公內修政

十四

葉水心評修
政勸民規模
日宏遠

先維垣評厚
禮與善不減
王者

心悅神評
勝數人如鑑

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施關市之議。而不征。體。征。為賦祿之制。既已謂已行。管仲又請曰。問病臣。臣

病者。君當慰問之。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行此五年

親。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請諸侯交

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

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

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

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

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此諸侯之

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

信驗其所諫。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

昉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賓胥無

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西土。齊西之土。令胥無之國

性通敏。西屬金。其人剛。衛國之教。危。傅以利。謂其

果。兩因其地。而使其人。高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春通。危。急也。急於傅

利。見利即動。輕心者。不能久。即輕而易動。可以相

入。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

於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也。績按。小匡。作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魯邑之教。好

兌利。則不能久而樂始。謂退速進銳也。

通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季友之為人

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博於糧謂多委積

舉博聞而知禮糧字疑禮字誤也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

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

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

服小侯游三人於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

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

諸侯附狄人伐謂八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

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

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成緣陵

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

甲及貨盡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

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春通北州侯莫來

謂不來救濟北州謂北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

於召陵謂伐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以天

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敬順北州侯

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

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

辨士享評以
天子令救伐
以不聽令誅
不救罰者尊
前以號召天
上詎止攬諸
侯以伐諸侯

沈鼎新評是
兵食而后加
政得治原

孤竹孤竹國名。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

曰：君教諸侯為饗，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

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

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革。

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闕。

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

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

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

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

妻，毋曲隄。所謂無障各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材，當與人共之也。行此

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

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後以封

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竭，至言其

盡。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

之師，尚未至。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

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曰：從今以往二年，

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

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尚，可誅。諸侯之臣及國事

朱養和評俱
在蓋倫上着
精神

不

論示取
詳誅特

朱長春評四十二年以上

敘匡天下行

事大略自以

文為次用兵

車乘車九合

為外政結局

後以踐位十

九年起敘國

中內政此一

篇六體布格

大奇

朱長春評敘

事道古陸離

有邁氣文兼

才更之長太

三年不聞善可罰也

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也

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

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桓公

受而行之近處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舉兵車之會

六兵車之會謂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結饗國四

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施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

而取一取其什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二

歲而稅一率二歲而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

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歲飢施而稅此歲飢

者有不飢者故桓公使鮑叔識音君臣之有善者晏

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高子識工賈

之有善者國子為李李獄官也隰甥為東國賓胥無

為西士弗鄭為宅為宅掌修凡仕者近宮仕者有公

近宮不仕與耕者當出入工賈近市

三十里置遠委焉有司職之遠今之郵驛也委謂當

以主從諸侯欲通欲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

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遠之有可當若宿者令人養

其馬食其委其容若宿即以所委客與有司別契別

其馬食其委其容若宿即以所委客與有司別契別

禮記評待客
之禮周悉位
至

郭正域評有
實無罰大有
獲

禮記評孝
弟為人之本
貴人之子必
歸之于父士
則童而習之
備農工賢恐

謂分別其契。至國八契。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為五百里。此

周之大。費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國也。庶人有所陳訴。通於

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因君。鄉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因其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因出。謂欲

吏。勸効其所。也。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因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亦不

進。諸侯士有善。則與其賞。有過。則令鮑叔進大夫。勸不與其罰。蓋他國故不連及也。國家勉營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

成功。終然允富。無有可從。政治為次。而能理者。次。正悔如此者。舉善之上。

成功。野為原。人多不發。春通不發。是大徑大役。起訟也。簡少其野多不發之眾。

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為者。莫不恭恪。不為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

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晏子。平出。不仕。不仕。則處不華。不華。則而

友有少長。則遵禮經。為上舉。全此三者。得二為次。得三之。得一為下。士處靖。敬老與貴。敬老。近於親

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應於父兄。孝且事賢多。擇善而從

者農農。用力。勤而應於父兄。孝且事賢多。擇善而從

者農農。用力。勤而應於父兄。孝且事賢多。擇善而從

者農農。用力。勤而應於父兄。孝且事賢多。擇善而從

者農農。用力。勤而應於父兄。孝且事賢多。擇善而從

者農農。用力。勤而應於父兄。孝且事賢多。擇善而從

者農農。用力。勤而應於父兄。孝且事賢多。擇善而從

者農農。用力。勤而應於父兄。孝且事賢多。擇善而從

者農農。用力。勤而應於父兄。孝且事賢多。擇善而從

者農農。用力。勤而應於父兄。孝且事賢多。擇善而從

其以方軌忘之以見利遷之故教以應于父兄則為上舉不應于父兄則為首戮而孝弟之義不待學校而興矣
朱長春評國子斷獄只一句作不了語後入三大夫之舉因申三大夫之罪總歸君謂國子以完斷獄文高之奇後人

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

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

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

定罪罰者貴得其罪春演獄天下之命也君之威也于政為大于國為權政不可輕權不可移人命不可

濫屬之上卿申之君命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

有重之矣重乃可結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

三大夫謂鮑叔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選

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

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

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訟驕而驕此三者

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淫佚績按處華句照

上處不華下交謂以貴凌人使友居交春通狹邪浪下也照友有少長好飲食照出不仁

狹少年好飲食重交好則狹朋黨行此三者有罪無

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

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

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比於父兄無

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

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賞有過不能罰吏則苟免

不能亦多不
張榜評數個
無赦真然

而罪士也

朱長春評三
大夫進賞

仲命之德中
刑也國子為

李主罰君命
之刑中德也

東國西土外
政其條具上

七大夫政完
其文完矣

悔士享評標
然親師之義

如揭日月以
中天有令人

自不致在三
之節而不敢

而已故不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

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

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當人皆稱其賢而

以賞罰無與已而不舉則廉察其意而罪之至于人

不稱其賢而吏舉者後有善過賞罰其舉者以其出

于一人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人與父俱父貴而出

獨見也子賤也與師俱師貴而上與君俱君貴而

不知賊則無赦言人于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

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

不臣不子也故無赦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

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與禮義今

犯罪者非以垂僻易義則以姦偽易祿也易祿可無

歛有可無赦姦偽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歛其祿

即天倫王制原父子立君臣此加師重在三耳親屬

情分屬義又有祿易則議貴之典易祿無歛即辱奉

收田之罰有可無赦易後再犯也春演君天道也主

德相地道也主法故命官申令在公者成議罪在仲

法之中而又有德焉上天好生之心終不以義掩仁

也故仲相也三告定罪而不告國子為李者為國守
法而持平者也非仲所得告也周禮三刺又三宥是
君又自為國家祥刑而持平者也散散敘來有
次第有脉終有條理關鍵見德威之意焉見君相之
分焉見慎獄之仁焉見君道仁過而義不過焉治法
之善文字之妙斯古人哉非古人不但不識文體且
不識政體又演蓋嘗讀管子大匡廢而歎嗟乎其然
乎非仲之實也鮑叔之籌論忽仲之對語皆著書者
為解嘲然不可解也仲之能蓋前可謂天幸一羈旅
繫臣生之不圖而能必相仲父任之又安能必社稷
之定哉事死主而不立信何以必生主信我才不能

政效兩相
必而禮法交
相節者也

通評痛

卷二 二十一 七

定凶人之成。又不脫其死也。何以令新君委而任才。即令叔以本謀泄之。仲亦無計背死事。譬魏于心。何何以知國高諸臣。不席此撓我。此都時事之不可幾者。也。謂仲負天下才。不忍溝瀆。而以其身待有用。則得謂必知社稷之定。而故叛。紂以容小白。不得也。必曰。為白也。容。為紂也。不濟則乾時之鉤。誰之射乎。中鉤而志。心中心死矣。其何容以社稷之定。此又事之不可信者也。貴日月之光。乘風雲之會。紀內政於五鄉。立功名於九合。皆後來幸。以其生用其亡而贖其死。天乎。天生才。固以用之。亦幸也。仲尼老於行。無成於攝。天生一聖人。一才人。何若。故曰。事之不可幾者。也。幸而蓋也。聖人許其仁。而不能許其忠。政以為後世貪生。二心口實。仲而功為期。卒不期而猶嗚然。吾志其大。為社稷。不可訓可差矣。雖然。桓夫亦有市之乎。仲欲用桓。務功而桓困。以功之務而入用之。桓實容仲。仲何容桓哉。故論仲者。仁義相衡。節義功名相提。以喪節屬人。以成功屬天。以義按之身。以仁贖之天下。天下不可無仲。仲不可無死。故仲罪之。魁。功。

首可懸以待贖。不可謂社稷之大於死。管仲且猶不可。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楊慎評。讀大臣者。自其志。審其術。則夷吾如見也。文貌之。則惟太史公。身貌之。則為諸葛孔明。故後

世之能讀大臣者。予以兩人獨矣。朱長春評。大臣與齊語爭工。敘辭絕不同。文體各

成一家。後出故更奇。奇勝前。亦奇不如前。五帝三王之降也。世然也。噩噩皞皞。見世運。見文運。

又評。大臣敘一匡大政。是管子列傳。七國法家之才。為之也。要其博大。適宕。時加峻裁。氣體故自矯

矯落落。大致似國策。而古深。有春秋之遺。太史公長篇。往往采其法。亦文場宗器。寶色自貴。○倫次

似錯非錯。關結似闕非闕。古人大文章。時有之。兵法。正合奇勝也。首按事紀敘。引入仲相。分二大段。

法宜先內後外。先政後功。故倒使造奇。亦不奇也。敘仲桓君臣始相。左後相成。桓試仲。亦仲試桓。是

病後醫。見顛而後扶。乃言易入而功轉用。于此中失得。順文相敘。亦自合爾。要于侈其功者外。而所

管子卷一
以為功政也。內也。兵家背水陣。形家倒騎龍。奕家先著為後著也。最奇可觀。

管子卷第八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參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

二以供賓客

其一在國。管仲

懼而復之

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太半。故白之。

公曰。吾子猶如是乎。

以吾

楊士享評桓公惕而有大有此見之信非夷吾莫

子為賢。當以供賓之義。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見禮而悅者。出必為延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污名